益进等提

主辦:大公報 中華民族宗教文化促進會 中華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最大規模、最高規格的本煥長老追思會在深圳 弘法寺舉行,高僧大德雲集,社會賢達畢至,十方信衆摩肩接踵,在佛號 哀鳴中咸聚美麗的仙湖追思本煥長老,用心砥礪他逾百年的菩提蹤迹。那 一天,天氣陡然變化,久違的雨水毫無顧忌地傾瀉下來,風雲變色、人天 同悲,或許這是造化和人間在心照不宣地恭送本老最後一程。

──本報記者 史利偉



原全國政協常務副主席葉選平先生 (左)稱讚本老建寺安僧功德無量



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居士 (右)與本煥長老親切交談

死生事大,生命在於過程

不知道爲什麼,從得知本老往生哀訊的 那一刻,一個曾經風靡中國、影響一代中華 兒女的人物形象一直撩撥着我,從香港到深 圳,我一直試圖用更加理性心態阻止自己的 胡思亂想,但是這個形象和他的言語始終揮 之不去、欲罷還休——他就是蘇聯名著《鋼 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主人翁保爾柯察金。 他的名言猶如晨鐘暮鼓,一直縈繞在耳邊,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它,給予我們只有 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 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 無爲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他就能 **夠說:**我已經把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 都獻給了這個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了 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 。在這個浮華和喧囂的 **時代**,對於一些習慣了自視聰明的人來說, 這是一句讓人感覺虛無和稚氣的話語;但是 對於真正經歷過風雨和考驗的人來說,這又 是如此的真實和崇高。

我毫無理由地把保爾柯察金與本老聯繫 起來,雖然我知道他們分屬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人生,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他們確確實實擁有極爲相似的對待生命之態度。據本老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他生前在晚飯後乘涼時,曾不止一次指着天上上。的一顆星星對他們說:「我將到那裡去」。在他臨往生之前,還一再囑咐,他往生後亮的一顆星星對他們說:「我將到那裡去」。在他臨往生之前,還一再囑咐,他往生後裏茶毗,不要念過多的溢美之詞,就稱他爲實茶毗,不要認過多的溢美之詞,就稱他爲實來,也是對於本老和保爾來說,對於生命,他們注重的是深度而不是虧敗,對於生命,他們注重的是深度而不是結果,是價值而不是面值,是彼岸而不是結果,是價值而不是面值,是彼岸而不是此岸。

白首童心 恆順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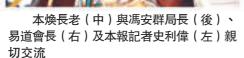
親近本煥長老,是從二零一一年五月本報開闢《盛世菩提》專欄開始的,我還清楚地記得,本老是大公報《盛世菩提》專欄的第一個受訪者。當時我是在中華民族宗教文化促進會執行主席、深圳市宗教文化研究會會長易道先生和原深圳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兼宗教局局長馮安群先生的陪同下,去拜訪本

老的。我們去的時候,他正在 法堂會見朝拜者;法堂門外排 着長長的隊伍,本老微笑着, <mark>一個一</mark>個地接見、摸頂、加 持,真誠至極、用心至致。等 了好久,朝拜者禮畢,我們一 行人走進了法堂。一看都是熟 人,老和尙很是高興,不停地 祝好,非常關心大家的身體、 事業。當大家都恭祝老和尙身 體健康、長久住世時,本老顯 得更加精神了,他用地道的湖 北口音說:「我已經一百零五 歲了,但是我還只是一個小和 <mark>尚,才</mark>五歲呢!」說話間,他 還把五個指頭高高舉起,衝我 們做了個鬼臉

當易道先生介紹我是大公公報上題名留念



本煥長老欣然在大 公報上題名留念



報記者,專程來採訪他時,他很高興,讓我走近一點。當我親近老和尚時,他突然問道:「你發財了沒有?」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發問,一介書生的我有些不知所措,恍恍惚惚中,尷尬地跪在他的膝下,如實白本老:沒有。這時老和尚拿起他案台上的一個竹片,先摸摸我的頭頂,之後就用竹片輕輕計,一個時口中念念有詞,「升官升官,發財發財發大財;升官升官,發財發財發大財;升官升官,發財發財發大財;計官升官,發財發財發大財;計官升官,發財發財發大財,一個對於一個大官,以為於一個大官,以為於一個大官,不能總是這兩句話不住笑了,馮局長走近本老,提高了嗓門在他耳邊說道:「老和尚,不能總是這兩句話啊!」本老衝着他們笑了,笑得很開心、很下真體健康,萬事如意,平安快樂,全家幸

下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平安快樂,全家幸福……」後面還有很長很長,我實在難以分辨出他在禱念什麼。加持完畢,本老鄭重地說:「謝謝你們宣傳佛教,宣傳本煥,你要知道,衆多布施中,法布施最爲殊勝,你們功德無量啊!」後來的交談中,本老一直強調,自己還是一個小和尚,還要堅持學習佛法,像自己的恩師虛雲和尚那樣,深入經藏、躬耕不輟。這是我第一次跟本老近距離接觸,也是第一次和本老攀談,他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也不靈敏了,但是說話的底氣還是十足的。

不久,我採寫的《盛世菩提》專訪《本 煥:未成佛道,先結人緣 》 刊出了,又是我 與易道先生、馮安群局長帶着報紙前去看望 本老。本老看到報道,非常歡喜,用放大鏡 放在報紙上,十分仔細地看文章的大小標 題,很是認真,由衷的微笑洋溢在他那滿是 皺紋的臉龐,是那麼的自然、和藹。突然, 他指着報紙上的一張照片問我:「你看,這 是本煥,漂亮不?」我再一次被本老問得不 知所措,思維好像斷了電,一片空白,只能 煞有介事地點頭說道,「確實很漂亮啊,您 老還要活到一百二十歲呢」。那一刻,本老 很開心,一抹紅暈在他臉上慢慢浮起,就像 一個受了表揚的孩童,純眞而爛漫。我請本 老對我的報道給予指導,他滿臉和悅地說: 「你寫的對,出家人在未成佛道之時,一定 要先結人緣,廣結善緣,沒有衆生哪能有佛 啊?」接着,他戴上老花鏡,把桌子上的一 個簽字筆拿起來,顫顫巍巍地握在手中,整 個臉龐幾乎貼到了報紙上,認認眞眞地在報

> 紙的右上角寫下:本煥百 O 五。最後老和尚反覆交代侍 者,叫大和尚(弘法寺方丈印 順法師)來,一定讓大和尚好 好招待他們,感恩他們!聽了 本老的話,我們表示非常感 謝,但是實在不願意麻煩老人 家了。但是老和尚很執著,一 定要留我們,我們哄他說去方 丈室看看大和尚,借此機會, 徑直離開了弘法寺。一邊走 路,馮局長和易會長一邊跟我 開玩笑,他們說跟老和尚吃飯 也是一種修行,但是那是苦行 哦,老和尚會不停地給你夾 菜、送飯, 決不允許剩下丁點 飯菜,哪怕是湯水;更不允許 吃飯的時候掉下一粒米、一片





本煥長老(前排右二)參訪香港,並 與香港佛教界深入交流

菜葉,你若沒看見,老和尚會給你撿起來吃掉,所以我們這些凡夫俗子還是溜之大吉。

後來,也多次陪同各界朋友去弘法寺拜 見本老,但是由於人多的緣故,再也沒有單 獨跟本老攀談過。看着他拖着百歲之軀,還 在早晚不停地接見朝拜者,毫不吝嗇地給予 開示、加持和度化,給人信心、給人希望, 給人勇氣,着實讓人崇敬而又憐憫。本老的 法堂一直懸掛着一幅對聯:不爲自己求安 樂,但愿衆生得離苦。或許菩薩心腸的他, 從一生下來就注定了荷擔普度衆生、拔苦與 樂的如來家業!

百歲菩提 安詳示寂

四月一日,突然收到本老身邊居士轉發來的短信:阿爾陀佛,弘法寺上本下煥長老於四月一日早上七點安詳舍報,圓寂歸西,享年百零六歲。敬此誠請並隨喜大家發心,以精進修行,如齋戒、念佛、誦經修法及放生等功德回向長老,祈祝蓮品高僧覺行圓滿,並祈願長老慈悲不捨衆生,乘願再來、倒駕慈航、廣弘正法,以普度衆生早出苦海、悉登彼岸。當時覺得有些突然,怎麼可能呢?忘記了那一天是愚人節,於是直接打電話到弘法寺求證,果然客堂答覆「本老往



本煥長老(右)和永惺長老(左)相談甚歡



本煥長老(左)到日本參訪,日本友 僧贈送法寶留念



美國僧衆前來深圳弘法寺聽聞本煥長 老方便開示

生之事,是爲謠言,不予確認」。此時,我有些悲喜交集,悲的是誰人竟然拿老和尚的往生開玩笑,愚弄大衆,實在是令人氣憤;喜的是,這真的只是一個玩笑,本老依然駐世。但是,我還沒有在這複雜的感情中解脫出來,四月二日凌晨,本老往生的哀訊再次傳出:中國佛門泰斗本煥長老今晨零點三十六分在弘法寺安詳示寂。這個消息是真實的,弘法寺的官方網站上用粗大的黑體字給予確認。這一次,我沉默了良久,關於本老,關於佛教,關於信仰,我沉思良久!據悉,那一天,超過十萬人含淚奔入弘法寺,瞻仰本老遺容,紀念這位見證中國佛教百年歷程的百歲菩提。

四月五日早晨八時許,本老追思大會在弘法寺舉行。中央統戰部、國家宗教局、廣東省委省政府、深圳市委市政府的相關領導和中國佛教協會、香港佛教聯合會、澳門佛教總會及台灣、泰國、美國各地高僧大德及十方信衆數千人出席追思會。追思會結束後,還進行了茶毗法會,在一片佛號聲中,件隨着漫天的菊花,本老法體茶毗。弘法寺方丈印順大和尙介紹,茶毗是老和尙自己做出的選擇,認爲「生歸叢林死歸塔、燒了乾淨」。本老的法身舍利將繼續在這青山碧水間陪伴大衆,用他那魅力的人格和慈悲精神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普惠世間。

《六祖壇經》上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恰如覓兔角」。以此告誡信衆,修行要在人間,覺悟也要在人間,每一個有心修佛的人,都不可能逃避人類世界。所以佛教是人間的,只有腳踏實地去修心養性,才能使自己的人格淨化昇華,進而明心見性,終成佛道。本老在人世間走過了一百零六個年頭,僧臘84年,戒臘84夏,幾乎以畢生的修行,見證着中國佛教的發展。如今,本老的寂滅,是中國乃至世界世俗佛教的重大損失,祈願長老在另一個煥然一新的世界裡慈悲依舊、不捨衆生!